

在流云中安睡

—— 澧阳平原城头山古城址思绪

刘 鸿 伏

—

这里古称云梦泽。

是一片望不到涯际的大水，是云和梦的故乡。

水退走之后便留下沃野千里，留下一个鱼米之乡的澧阳平原。这里的历史很古老，它遍地的菜花令人忧伤。这里的女人很美丽，大平原是她们铺开的艳情和梦想。

好多年过去了，岁月像一股风，吹白了芦丛和积雪的山头。

城头山很矮，但城头山却很老了，城头山上笼罩的白云也很老了。城头山在漠漠的平原如凸起的女人的乳峰，像一个永不可解的谜。城头山是渔夫和农夫看淡了看腻了的平平常常的大土丘，但城头山的的确确隐藏着人间最深奥的谜底。

古老的木犁犁开风雨；

古老的镰锄斫开风雨；

古老的箬笠开成不谢的花；

岁月鸟影一样哗哗啦啦滑过去。

城头山呵城头山；风景有几分古朴也有几分忧郁。

忧郁的远古和飞扬的白云，都凝聚在城头山上。

一千年又一千年。一千年只是一片菜花或一片芦花。一片雪花，从天空飘落下来。唳的一声融进了肥得流油的平原深处。

人们睡在梦里，不知不觉就过去了六千年。

二

有一个隐秘的传说，风一样刮过澧阳平原的瓦舍和高楼。

那是在某个黄昏或某个雪天的早晨，平原的鱼化石和龙的化石以及蝴蝶的化石，被一位披蓑衣的农夫不经意地挖出来。农夫很惊讶，噫，这是很好的平原呀，不仅长得出硕大的稻穗、棉果和麦穗，长得出香艳的花朵和美丽的草木，还可以长出一种叫化石的古文明。

千里沃野上生满肥茂的庄稼和花朵，飞翔着鱼和流云，飞翔着鸟和蜻蜓，也飞翔着人类的梦想。

在泥土里埋藏着人类生命的密码。埋藏着一座原始的古城。

一个世界上最古老最庞大的古城遗址。

岁月在泥土的深处凝固了。

在遍地菜花和稻浪中，所有的根须都伸向一个远古的梦。只有根须，才触到了一个最伟大的奇迹和一个千古之谜的谜底。

可是根须不是人类的脉络和神经。

人类不如植物那么敏感，许多时候，人类是麻木的。

宇宙中的流云安睡了。

一座古城安睡在流云中。

那是凡人不可企及的故乡呵。

那是神仙居住的故乡呵。

大平原是一个迷梦，沉睡了沙粒一样多的世纪了。

沙粒一样多的世纪堆积起来，凸现成一座六千年的城头山。城头山就那么无声无息地安睡在岁月的深处和泥土的深处，安睡在一个叫云梦泽的边缘。

鱼的骨头，猪、羊和鹿的骨头，都睡在那座地下的古城。

水稻、瓜果的籽实及一些其他植物的籽实，都睡在那座地下的古城。

大溪文化的陶器作坊、陶窑群及屈家岭文化的五百多座公共墓地，都一一沉睡在那座六千年的古城里。

它的护城河、夯土城墙、残缺的城门和一些渔猎用的木桨和舢，都和那些辉煌的庄稼的根须在地下的深处交谈。

一座把人类文明推前了两千年的原始社会古城址，就沉默在澧阳平原肥沃深密的泥土中，如一枚高僧的舍利子，在地下放发了远不止六千年的光华，那是黑暗深处人类文明的佛光。在长江岸边，与北方的黄河文明交相辉映。

澧阳平原，是人类最先伸出的一只盗火者的手掌呵。

城头山的先祖的骨殖，自燃了六千年，那是无声无息的智慧的火种。在白云笼盖的云梦边缘，烧出一个璀璨的古文明胚胎。

三

最古老的历史总被淹没在地下。

当我们无意中发觉时，它已残缺。

残缺是一种永远的遗憾，却也是一种无言的大美。残缺就是谜。就是诱惑。就是最高的想象。

文明永远是从黑暗中走出来的。

文明永远有令人遗憾的残缺。

而文明永远与泥土有关，只有与泥土结合在一起的文明才是不朽的。

不朽的澧阳平原，不朽的城头山古城址，是在风花雪月的牧歌与田园曲中凸现的人类的梦幻故乡。

白云老去了，月色老去了，最初的文明却如一枚青果，悬挂在天和地的罅隙间，让所有回望它的眼睛，充满泪水。

诗人说：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情系城头山

龙泽巨

自我远离了家乡，家乡的山山水水就像一幅水彩画，无时无刻不在我脑海里浮现。家乡的一草一木就像一双恋人的手，无时无刻不在拨动我心中的情弦。家乡传来的每一个喜讯——一个小工厂的诞生，一片农田的丰收，一条道路的扩建，一个孩子考上学校，都会激起我心灵的颤动。

一天，一个惊人的消息又一次震撼了我。在我可爱的家乡，在美丽富饶的澧阳平原的腹地，了不起的考古学家在城头山发现了我国最古老的原始社会的城市遗址，中国城市建设的历史推到了距今六千年的远古。这个发现，后来被评为中国 1992 年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我的感情好像注入了一种奇特的激素，自豪感和崇高感突然长出了许许多多。我们纷纷奔向祖先的遗迹，甚至幻想开通大哥大，与六千年前的先祖来一次亲切的对话。

春天的澧阳平原，是一座美丽的大花园，一望无际的油菜花，金黄金黄的，像铺了一层厚厚的黄金；微风吹拂，花朵交头接耳，蜜蜂飞来舞去，像欣赏幼儿园里的一张张可爱的小脸蛋。清香贮满了空间，无论走在路上还是坐在车上，你都被清香包裹着。我思忖着，在这么一块美丽的平原上，怎么突然冒出了六千

年前的中国最古老的城市？

到达目的地，我才知道，城头山并不是一座山，而是澧水支流上的一块岗地，名叫徐家岗。远远望去，城头山被金黄的油菜花掩映着，仿佛有一丝远古气息夹着油菜花的清香袭来。

城址的平面呈圆形，直径 310 多米，面积约 7.65 万平方米，构成它的护城河、夯土城墙、3 个城门和城西南部的夯土台基保存完整，道路、城门、城垣、房屋、墓地的遗迹依稀可见。长 1 千米、宽 10 米、深 3~4 米的环绕城墙的巨大壕沟，远远超过西安半坡遗址的壕沟，在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中绝无仅有。它出土的稻谷、大米、豆类、瓜菜、莲荷等数十种籽实和象、鹿、牛、猪、鱼、螺等动物遗骸，在新石器时代考古中也属首次发现。

我一面听着县文物管理所老曹的介绍，一面审视足下的远古遗存。我像一个肩扛摄像机的记者，穿越六千年的历史长河，追踪、采访那些令人敬重的远古祖先。我的眼前仿佛跃出这样的画面：身材魁梧、浑身散发着力量的先民们，有的在修筑坚固的城墙和开挖宽阔的护城河，建起一条抵御敌人和猛兽的屏障；有的在用鹅卵石铺设出城道路；有的在建造房屋和墓地，为自己的生前和死后准备安乐之所。

先民们迎着绚丽的朝霞，步出城门，男子去猎兽、捕鱼、牧猪，女子去割稻、种菜、采莲；踏着夕阳的余辉，他们满载丰收的喜悦而归，男人抬着兽、提着鱼、牵着猪，女人背着稻、提着菜、捧着莲。缺着门牙的孩子们跳着蹦着拍着巴掌迎接他们，威严的城门卫士举着竹弓石箭向他们致敬。

秋凉的夜晚，全体成年市民在广场举行大会，研讨发展规划，他们要把澧阳平原全都开垦出来，把它变成一座大花园；他们要在美丽的澧水河畔建造一座又一座更大更漂亮的城市；他们

还确定了代代接力的领导人和监督人，确保这项宏伟规划的实现。

我站在油菜花丛中，站在开掘的遗迹上，用身体和心灵连接着辉煌的远古和灿烂的今天。

离别城头山的时候，我的心还沉浸在古今历史的交融中。城头山啊，我的心中只有骄傲，只有自豪！

城 魂

罗 宏 武

洞庭湖畔的澧阳平原是生我养我的地方。这里有肥沃的土壤和丰富的物产。但在很长很长的时间里，人们对澧阳平原的认识束缚在现代时空，不了解她在沧桑历史中的拥有，不知道她何时就已成为人类依存的怀抱。

1991年以来，湖南省考古所几队人马开进澧阳平原，经过几年的大型考古挖掘，不但发现了大量人类早期居住遗址，还在澧阳平原西北部城头山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古城遗址和世界上最早的古稻田。

我和所有生活在澧阳平原的人都感到惊讶：就在我们每天脚踏的脚下，原来还藏匿着另一个世界。全中国的人，满世界的人也感到惊讶，不同国籍、不同语言、不同肤色，蓝眼睛和黑眼睛的游人、专家学者慕名而至。他们来触摸历史的肌体，倾听历史的诉说，寻求与人类先民的沟通；他们来寻找中国，甚至是世界文明的源头，追寻现代都市的根基与魂灵。

我怀着对远古世界的神秘感好奇和崇敬心理，迫不及待地去了城头山。第一次到城头山，就感觉到了古城的雄奇与宏丽。站在城头山西面的岗地上，举目东眺，一座圆形古城那宽深的护城河和高大的城墙，其轮廓至今仍清晰可见。东面残存的部分城

墙，在经历了几千年沧海桑田的变迁之后，现在仍有四米多高。

听了考古专家的介绍，我越发感叹：澧阳平原真是一块神奇的土地。揭开她神秘的面纱，袒露出来的竟是距今七千年汤家岗文化至距今约四千年的石家河文化期间三千年的史前文明成果。在远古三千多年的时间里，华夏先民在城头山用区别于动物的手，用划时代的细石器，用他们充分的想像力和无比的智慧，创造了令信息时代的今人都不能不叹服的奇迹。城头山城址面积八万多平方米。城分东南西北四门。南门有属于大溪时期的榫卯结构的水上木桥。桥上建有瞭望城外的桥头堡。东门有向外倾斜的缓坡船埠。城内分居住区、陶器制作区、墓葬区，还设有专门的祭祀地点。用红烧土硬化的道路通往各个城区。城内出土大量文物，有玉器、骨器、木器、石器等，大量的是陶器。最大的陶器有 50~60 厘米高，最小的陶器只比算盘珠子稍大。文物造型之异，工艺之巧，质地之优，纹饰之美，令人叫绝。参观完城头山的考古发掘成果，我仿佛看到一幅宏伟壮丽的古城图画。这是中国最久远的市景图，她虽然存在于远古时空，但却是今人视觉和想象中全新的图画。遗憾的是：这幅画像一位羞涩的少女，在我脑海里若隐若现，我能感觉她的丰满，她的美丽，她的可爱，却不能看清她的全貌。

城头山西北近山，东南临水，且有滋润古城的大片沃土。上山可以狩猎，下水可以捕鱼，农耕有其田。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真使人以为城头山乃上苍赐予远古人类的灵物，其实这只是先民科学选择、充分利用自然的结果。古城南城墙上叠压的大溪壕沟里出土的大量动物骨骼和 100 多种植物籽实就是对这个问题的最好诠释。在这批文物中最使我动情的是那把木桨。它不但能证实那个时代的人就已把船作为水上谋生的工具，就有利用和征服水的

能力；从它那磨得光溜溜的柄部，你还能看到远古人类一双手布满老茧的手，能听到从远古乌蓬里荡来的船歌。

参观城头山发现的古稻田时，我曾蹲在先民用于灌溉的沟埂上沉思。这块因筑城被深埋保护的世界上最早的古稻田，开始揭露出来的时候，黑色的泥土据说是湿润如初。里面不但能找到稻粒、稻叶、稻茎和稻根的踪迹，还在一块陶片下发现了二个完好的大田螺。我顺手在古稻田里抠一小块因干涸变得灰白的泥土，放在旁边的水坑里，我看到它立即化散为细碎的小颗粒。我知道，这正是现代人为土地能够继续利用所追求的团粒结构土壤。它说明，城头山筑城之前，这里利用有机肥料进行稻作农业的水平已经发展到了相当高的程度。进而再想：考古工作者 1988 年在距城头山仅两公里的彭头山发现距今八九千年的人工栽培稻。如果从那时算起，到城头山开始筑城止，稻作农业已在城头山及其周边地区走过了二三千年的历史。啊，我蓦地悟出一个结论：城头山绝不是上帝的赐予，绝不是蛮荒之地忽然冒出的奇迹，她是二千年远古农业经济的沉淀与堆积。

古稻田被埋在夯土城墙底下，孤寂地熬过了六千多年的光阴。我相信，它一定有太多的凄苦，太痛楚的经历。它一定目睹了六千年前筑城与捍卫生存土壤的喧嚣、倾轧和斗争。这场斗争的结果很可能就是古稻田旁祭祀坛的杀殉。

人们现在看到的祭坛，除那些清晰可辨，能反映祭坛建筑规模宏伟的柱眼及放置祭品的若干土坑外，就是那些或无头颅，或反绑双臂被杀殉者的人体骨架。你不用去想那时的人为什么分居隔室地居住；死后为什么随葬品多寡、贵贱悬殊，只单看那些人体骨架，你就能嗅出六千年前的血腥；就能听到来自远古歇斯底里的呐喊；能看到阶级、统治、王权，甚至能看到初具雏形的国

家机器。这些文明社会不可或缺的东西居然扛着鲜血淋漓的屠刀走来，而这就是历史，就是文明，就是人们追寻的城市之魂。

我为城头山顶礼！她是一座城；她是人类发展进程中垦殖者、拓荒者、殉道者的苦难家园；她是中华民族文明婴儿的摇篮。虽然以后的岁月里摇篮在这里不曾再现，但我想，这只摇篮一定是有一根长长的绳子固定着，绳子的顶端就系在女娲补天的五色石上，一代又一代的华夏传人接力似地轮换着推动这根吊绳，于是，摇篮就在长江和黄河流域之间来回摇荡。如果把她看成钟摆，她带动的指针，记载的一定是中华民族文明发展从城头山开始的六千年历史征程。

城头山访古

孟 令 坤

生活在澧阳平原的人，大多没有注意到位于澧县车溪乡南岳村境内的城头山——那座土丘式的小山包。忽然有一天，一群叽哩呱拉的老外背着仪器和铁铲来到这里，小山包也雄赳赳气昂昂地走上了湖南卫视和中央电视台的荧屏，整个乡村沸腾了！乡民们小心翼翼地走在熟悉的家园里，内心充满无限感慨：踩在脚下的可是**6000**年前的一座巨大城池啊！

我就是其中一个乡民。阳光灿烂的一天，我再次来到城头山，想与先人谈谈话。绿油油的背景下，经过考古挖掘的城头山已经今非昔比。夯土筑成的城墙、东西南北四道城门虽历经岁月的侵蚀，但扒开土层，轮廓还是那么清晰。导游说，顺着台阶下吧，下面就是中国最早的古城址。我躬身探脚，一伸手就触到了先人筑成的台基，有种冷彻筋骨的味道。不知谁突然喊了一声“**一步跨越 6000 年！**”我才恍然大悟，那种神圣的成就感潮水般袭来，是敬畏先辈们的不朽传奇，还是庆贺自己的不虚此行？细想一想，在张家界，在索溪峪也没有收获到如此厚重的澎湃豪情啊！

继续向前，就到了古城的中央。走在先人用红烧土铺就的路面上，成群的先人们用树叶蔽体，迎面向我款款走来。到处都是

制陶用的泥料堆，作坊内传出的声音不绝于耳，我睃巡着四周，恍若走进了某个工业小区，再也不想走了。想想土地才是根本，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在上面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哪怕远去了多少世纪，文明依然在地下沉睡。

紧走几步，就势一拐，拐进了古城的东门。在这里，我是那么惊奇地发现，井字形的田土一如澧阳平原，一些碳化的黑色小颗粒静静地躺在凹穴里，考古学家说：这是稻谷的遗骸！中国的史前史就这样轻描淡写地改变了，要知道，这是我国稻作农业的最早证据，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水稻从国外引进的观点。尽管它埋在地底下被岁月碳化，但它的种子更多地撒向了泱泱华夏，使得每年的秋天，大江南北都黄澄澄一片。

登阶而上的时候，已是夕阳西下。古老的护城河环绕在古城的周围，至今仍在汨汨流淌。不同的是以前为防御侵袭而流，现在为五谷百果而流。有时窃想，要是能够在城头山的废墟上修一座古文化遗址博物馆，让先人安息，供后人瞻仰，那该是一件多么惬意的事情！不久前去澧县采访，得知该遗址博物馆已被批准立项，即将投入建设。我激动的心情难以述说。流水东逝，人们对历史的眷恋和反思正与日俱增，这应该算是一件好事吧？常常，我在梦中依稀醒来，回望一眼城头山，看见先人们站在城头山的山头长袖舞动着向我挥手，我一定捧着鲜花，端着美酒在这块灵地上与先人们再次晤面。

澧州文庙参观记

杜 日 森

一个晴朗的和风拂煦的秋日，空气中飘着花香，还有成熟的果实的甜香。一群人在澧县澧阳镇古城西路下了车，他们大约有十多人，下车后随意走成一个不规则的队形，外表闲适却又处处留心，不愿放过任何一件新奇的事物。对他们的这种职业习惯，我是熟悉且理解的。他们都是我的客人，大部分有工作上的往来，在谈了业务上的事之后，其中有一位说：你们这里有一座很不错的文庙吧，可不可以带我们去参观一下？好像是提醒了大家似的，立刻有好几种地方口音通过十多条喉咙表达了相同的意思，并且说州县一级建有文庙的不多，而据说这里的文庙规模很大，建筑水平很高，就更加少见了，说明澧县这地方自古以来就非同一般。这次不去开开眼界怎么行？于是乎欣然引着这些对澧县有了初步好感的贵客，来到古城西路一段保存完好的古城墙跟前，从一扇直接开在城墙上的大门洞走了进去，澧县人都知道，这个大门洞里边就是文庙了。

以初到此地的外地人的眼光看来，这一处规模宏大而雍容古雅、金碧辉煌而气象万千的宫殿式古建筑群，委实透露出一种厚重无比的历史感和莫测高深的神秘感。这些在省内外都有点名气的文化人，尽管目睹过许多奇瑰的文化景观，竟也暗暗地调整了

一下自己的心态，跨进头门时，神色就有几分郑重，有的还拿出笔记本，要好好领略和考察一番其神韵和底蕴。

状 元 桥

半月形的泮池因年深月久，垂直的石壁上长了一层厚厚的苔藓，深深的池底一汪清水倒映着上面的状元桥和周围的树木，也把从状元桥上迤迤而过的杂沓的人影复制在水底一幅相同的背景中。无人不在桥上停步，手抚光滑的石栏杆，俯身观察这造型别致的古池和石桥，或者辨认一下水中的倒影，似乎想看看自己在桥上的形貌体态是否合宜，须知这不是普普通通的桥，而是一座状元桥。科举取士时代，能风风光光过此桥的有几人呢？对这个问题，本地知名文物专家曹先生如是回答：澧州自古多才俊，行行业业的状元着实不少，但靠科场上写文章得中状元的不多。不料大家都说，以现在的观点看，这也不是一件坏事。本来生活的线条和色彩就不是单一的，世界的复杂性让千百种模式和巧思相形见绌。琴棋书画、学农工商都可以有自己名标青史的拔尖人物，干出顺应时代潮流的不朽业绩，并不是非得凭几篇死板套文定乾坤！

对这个问题几乎无人表示异议。大家的注意力便转到其他方面，比如池、桥的兴废情况，池畔那株几人合围的大槐树由何人何时所植等，曹先生一一作答，在桥、池、树之间指指点点，比比划划，即使不看实物，我们也能从他的指点比划中想像它们的形状、气势和来龙去脉。他特别强调：这池和桥本已湮没、毁废多年，都是 20 世纪 90 年代同整座文庙一起依原样翻修或重修的。修旧如旧，还千年胜迹以历史原貌！我们今日所见文庙之新

颜正是她昔日之旧容。澧州人是尊重历史、尊重优秀的传统文化的。澧州人又是观念常新、与时俱进的。刚才大家所发表的见解，其实我们早已付诸行动：当状元桥修复不久，县一中一名姓周的学生在中学化学奥赛中夺得国际金奖，为表彰激励勤奋向上的莘莘学子，县里特地在文庙举行了一次隆重的仪式，让这名学生风风光光地过了一回状元桥。

对此举大家纷纷表示赞赏，说这样一来这座古建筑就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实际上成了高远目标与可贵精神的象征，当然不再分行业差别，更摈弃了陈腐的功名利禄观念，突出了自立自强、报效国家与社会的现代意识。由此看来一个地方有一座状元桥真是一件值得庆幸、令人羡慕的事，要知道过状元桥的感觉是多么好，不要说披红戴花给人的巨大鼓舞，就是这会儿，我们谁不无形中感受到一种激励和鞭策，恨不得马上就干出几桩伟业，到大世界去摘金夺魁！

我也陪着客人们从拱成一道彩虹形的状元桥上走过，心想这些思维敏锐的文化人乘兴而发的感叹，不正好从深层渊源上道出了历史与现实之间对接沟通的传承关系么？而停步桥上，透过茂盛的树木望进去，但见几重院落相互连通而又自成格局，一座座门楼高耸，一幢幢殿宇巍峨，大家顿觉游兴如涌，脚下也显出急迫。

钟 鼓 楼

从前院进入中院必须经过面阔 17 米、进深 10 米、飞檐龙脊的硬山式屋顶上琉瓦泛金的大成门。高大轩敞的门楼底座是宽阔平坦的清式普通石台基，前后都有梯阶式石砌踏道相通。由前院

踏道拾级而上，在台基上自行停留，俯仰之间，入眼皆是别致生动的造型和富丽古雅的风范，人人的神态又添了几分肃穆与虔诚。中院与前院虽只一门之隔，却恍若两个天地，前院花木扶疏，浓阴覆盖的泥土地面小草蔓生，一条水泥通道从树下穿过，两边的碑廊都是低矮的古代民间常用的款式，如果不是一座状元桥，前院倒像一个地僻而幽的山庄禅院。中院却很不相同，那么大的院落，一律青石墁地，位于院落中轴线底端的是坐北朝南、威仪万般的大成殿，两厢廊庑迴环相拥，与大成门两翼的官宦祠、乡贤祠后檐墙连为一体，形成一个相对严整的布局，却又不拘一格，在两道廊庑的南端各建一幢小巧玲珑的高楼，仿佛两支巨大的彩笔，矗立在大院两侧，显得潇洒跳脱，独立不羁。东边那座是钟楼，西边那座就是鼓楼。

大家的目光一下被这两座楼吸引住了，于是一群人在曹先生的指点下先参观钟楼，再参观鼓楼。这钟、鼓二楼都是六方重檐攒尖式屋顶，底座是普通清式石砌台基，6根重檐柱也呈规整的六边形，与被顶梁托起的老檐柱共同构成一个够大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分别悬空安放着一只古老的巨钟和一面复制的巨鼓。古钟的外部铸有经文，虽因年代久远而锈迹斑斑，但上面工整苍劲的字迹仍清晰可辨。有的人细细咀嚼经文里的某些词句，有的人轻轻摩挲粗糙的外表，然后交换一下眼色，说这可是一件地地道道的历史文物，并且对曹先生的讲解表示非常信服。之后便有人用挂在一旁的木槌撞起钟来，钟声洪亮、悠扬，大家一下子都停下来静听。先后有四五个人去撞钟，每个人撞三下，可能因撞击的部位和力度不同吧，接连而起的钟声在音量和音色上显出各种差别。钟声时而雄浑，时而清越，时而淳厚，时而舒畅，但不论是那种震撼心灵的大声，还是撩拨幽思的细韵，都是那样遒劲